

# 人文 齐鲁

我想,当我的孩子有了孩子之后,他们会玩这些既经济又环保的儿童游戏吗?在公园或街头巷尾,还能看到更富寓意、更有趣味的儿童雕塑吗?如果不能,我只有把这些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快乐当成故事,讲给他们听了。

## 儿童雕塑映童年

□ 台应新

在省城济南的各大公园里,属于儿童游戏题材的雕塑,应该数大明湖东区和济南国际园博园最多。如果漫步在济南那些反映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雕塑面前,你不想回忆孩提时的自己,都很难。

城市儿童雕塑,在某种意义上,不仅寓意了一定时期的历史积淀和人文情结,而且还象征和美化了城市的风情。几年前,大明湖向东扩建了新景区。走在垂柳婆娑的湖边或曲径通幽的林荫道上,你会看到反映老手艺人吹着糖葫芦而引起孩子们围观的雕塑,还能看到三五个孩子兴高采烈地“抽老牛”(即陀螺)和“抗拐”的快乐场面。联想到我小时候,也是一听到马路上有“缠糖稀”和“换糖人”的叫喊声,就迫不及待地跑出院子,看人家如何变出个孙悟空。这时如果爸妈叫我吃饭,我非要买一个自己喜

欢的人物造型才愿意回家。

记得那时候,我最喜欢的还是买热锅里正在熬着的糖稀,只花三分钱或五分钱,就能买回一块稠糊糊、插着两根毛衣针粗细木棍儿的糖稀,然后双手分别捏着木棍儿将糖稀上下翻卷、左右缠绕,等到把糖稀缠得由红变白或凉了发硬,才极不舍得地放进嘴里解馋。“抽老牛”也是一样,那时和小伙伴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、忘了吃饭。记得有一次,我的小伙伴没有写完作业,老师给家长“告状”,一气之下,家长就把他的“老牛”放进炉子里烧了。这真是有“杀一儆百”的威力,从此以后,我们都是放学后先写作业再玩。湖畔那个“母与子”的雕塑,是不是就算“妈妈,我要再玩一会”的倾诉呢?

反映儿童游戏的雕塑,位于济南西部的园博园公园里最多最集中。走进园博园北门右行,在长清湖畔,喷水池边连接有几组惟妙惟



肖的雕塑,你先看那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的“拔河”,裁判员站在河界中间,两边的运动员势均力敌,难分伯仲;再看那一边,三个女孩子在欢快地“跳绳”,动作逼真优美,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。再走几步,有至今幼儿园仍在玩的“老鹰抓小鸡”,也有孩子们乐此不疲的现代儿童时尚运动“滑板”和“街舞”。最引我关注的是一组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的雕塑,看见它,就立即想起了那个发人深省的故事。如果幼稚的孩子面对雕塑,询问年轻的爸爸妈妈,相信

你会立刻娓娓道来。

如今,我那80后的女儿也已到了而立之年。回想她的童年时代,是在毛绒玩具、电动玩具和游戏机中长大的,对雕塑描绘的这些儿童游戏,只有耳闻却极少目睹。我想,当我的孩子有了孩子之后,他们会玩这些既经济又环保的儿童游戏吗?在公园或街头巷尾,还能看到更富寓意、更有趣味的儿童雕塑吗?如果不能,我只有把这些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快乐当成故事,当成历史,讲给他们听了。



## 童年的“小人书”

□ 孙永庆

与连环画亲密接触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吧,我从当教师的姨夫那里得到一本连环画报,名字我忘了,在奶奶家看了一下午,竟忘了上学,这是我第一次逃学。画报里有好多连环画故事,其他的没留下记忆,只记得祥林嫂的孩子阿毛被狼叼走了,他怎么能被狼叼走了呢?这个问题在我的小脑袋里转了好几天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长大后才知道故事的名字叫《祝福》,是鲁迅先生的作品。图书馆可能会有这本画报,若有机会真想重温一下当时的感觉。这是我与连环画结缘的开始。

60后、70后的童年生活,值得回忆的事不少,印泥模、打瓦、滚铁环、抽陀螺等等,精神方面的回忆就少得可怜,唯一感到满足并特别痴迷的,就是看连环画,我们称连

环画为“小人书”。得到“小人书”是件很难的事,有时攒够了钱才能到供销社买一两本,虽然就几角钱,也需要攒好长时间,有时就用别的物品同小朋友交换。有一个小伙伴,他父亲在城里工作,每次回来都给他买好多连环画,而他喜欢攒泥模,我便捡一些破铜烂铁,等到走街串巷的货郎来了,换一些泥模,再用泥模换书,慢慢地我也攒了一摞连环画。有时货郎手里也有书可以换,我看到一本连环画,只记得是船槽的故事,主角是一帮孩子,好像还有敌特什么的,我让货郎等等我,回家找了一圈没找到东西,这可咋办?看到窗台上搁着一双半新不旧的鞋,我就拿起鞋在窗台上磨,货郎不要新东西,怕小孩子从家里偷,我看到鞋底被磨出两个大洞,赶忙去换回了连环画。后来父亲好几次问我鞋子的事,我都没敢承认。

要买更多的连环画,就要找到攒钱的门路,当时县土产公司收购晒干的芦苇,用它干什么不清楚,反正我攒上半年的芦苇,能卖几块钱,就能到供销社买好多本画书。于是,那几年一到春天我就割草,然后晒干攒起来,秋天拿到土产公司卖了买书,等到我上高中时,已攒了一小纸箱。上高中后就很少回家了,有次回去又想翻翻连环画,没有找到那个纸箱子,母亲说用纸箱子换针线了。母亲不识字,把连环画当成了废纸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女儿也到了看“小人书”的年龄,为了让我的记忆有所寄托,也为了培养女儿的读书兴趣,又买了一些连环画,可惜尽是些大路货,没有好的版本。

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女儿一起买的《聊斋志异》。关于《聊斋志异》的连环画,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,我也曾见到过好几个版本,但都没

有买。和女儿游览蒲松龄故居时,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卖《聊斋志异》连环画丛书,我对这套连环画早有了解,是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,在报刊上读过对该套书的介绍,并且特别提到《西湖公主》的绘画者孙雨田,他在蒲松龄的家乡工作生活,研究《聊斋志异》多年,潜心创作《聊斋》系列画,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从柜台上拿起《西湖公主》,果不其然,封面画惟妙惟肖,西湖公主栩栩如生,女儿也喜欢这套连环画,就买了一套。

连环画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我现在看到,依然感到亲切,它使我们童年的冬夜不再寒冷,夏天不再酷暑难熬,我们对连环画的迷恋程度,现在的孩子是难以理解的。他们有电视,有网络,有变形金刚,还有喜羊羊灰太狼,连环画很少进入他们的视野,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,真是难以言说!

## 用“半头砖”录下孩子的童年

□ 韩庆祥

这是一盘不寻常的录音带,每次打开一听,都会把我的思绪引回二十多年前,让我沉浸在怀旧的情绪当中。

那时,房子是单位的筒子楼,一层住着六七家,共用一间厕所。冬天,小小的火炉不足以御寒,女儿常常冻得直哭。没有彩电,没有冰箱,没有洗衣机……有一位朋友帮我买到一个收音机,功能多,能收音还能播放,它长长的、厚厚的,像块砖,通称“半头砖”。这个“半头砖”成为孩子们的快乐所

在,都抢着收听、播放。那时9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都喜欢背诵古诗,于是,我便买来磁带,鼓励他们背熟以后,就给他们录音。正式录音时,两个小人儿兴致勃勃地站在“半头砖”前,约定好由女儿大声宣布“诗歌朗诵会现在开始”,然后一人一首,按顺序进行,一首录完,停机安排下一首,于是出现两首中间哗哗的开关声,共计录下了十六首。

诗歌朗诵会之后,又让兄妹俩同时宣布“音乐会开始”,他们亮开嗓子,一曲接一曲,演唱喜欢的歌曲,随后我还把女儿弹的钢

琴(小型玩具钢琴)、吉他曲也录下来,不仅录制下儿女童稚的声音,也留下童年活动的宝贵资料。

每逢播放这盘录音带,可以听出两个孩子是那样投入,把他们对古诗的热爱表露无遗,他们的声音清脆洪亮,那样有底气;他们的情绪饱满,洋溢着孩子特有的朝气和兴奋。每次收听,我都为之激动。他们的背后,是父母欣慰的目光……那段经济拮据的日子,虽然孩子吃的、穿的都曾让我愧疚,但记录儿女童年的这盘录音带,却稍稍抵消了我的些许伤感。

那个年代,知识匮乏,父母们

不像今天这样关注孩子的智力投资。而我有意地进行幼儿早期教育,培养孩子的兴趣,鼓励他们广泛学习,增加爱好,唤起幼小心灵中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来的憧憬,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基础。

几十年过去了,这盘录音带成为家庭珍贵的音频资料。现在的年轻父母可能不以为意,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音像录制手段,从孩子呱呱坠地,视频就跟上了。但我引以为豪的是,我们那代人中,录制下儿女童稚声音的并不多见,我想这就是这盘带子的价值了。

## “马背上”的战争

健壮的“马”双手紧紧箍住骑手的双腿,在沙土地上飞奔驰骋。“马”背上的孩子被“马”颠簸着,一上一下起伏着,双手扬起或单臂挥舞,就差拿着万天画戟或关二爷大刀了。

□ 刘伟

骑马打仗,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济南的孩子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。所谓“骑马打仗”就是孩子们分成两伙,自愿组合,两人一组,当马的孩子一般人高马大,被背的一般是身轻灵巧的孩子。

开打令一发,两伙的“骑兵”们列阵一字或人字,迎面就冲上去了。“马”背上的人可以用手去拉拽对方,只要把对手从“马”上拉下来或使对方连人带“马”一起摔倒,对方这一对儿就算输了,必须下场。直战斗到一方人马全部被拉倒,一对儿也不剩,才算赢。

规则中,当马的孩子不准动手拉扯对方,但是可以用身体去撞对方的“马”,一样可以把对方连人带“马”撞翻在地。有的不敢正面去和对手撕斗,便灵巧地转到对方的后面去偷袭,一把拉住骑手的后背衣襟,就给拽下来了。但对方的同伴可以相互掩护,背靠背或形成犄角之势,或三四对儿围成一个圆桶状,共进共退,水泼不进,火烧不着,真和战争年代骑兵的作战方式差不多了。

健壮的“马”双手紧紧箍住了骑手的双腿,驮着一个个兴奋得涨红了脸的孩子,在沙土地上飞奔驰骋。“马”背上的孩子被“马”颠簸着,一上一下起伏着,双手扬起或单臂挥舞,就差拿着万天画戟或关二爷大刀了。孩子们嗷嗷叫着喊着,你来我往,脚下尘土飞扬,人腿相缠;背上裸臂相交,吐沫星星四溅,相互斗嘴;你不服我,我不服你,打得那叫一个热闹啊。

一场中原大战后,敌我双方都坐下休息,相互慰劳那些挂彩的对手。不一会儿,重新组合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化敌为友,化友为敌,又开始了新一轮大战。

我当时是属于那种瘦小灵巧的孩子,如果当马的话,是驮不动一人在背上很长时间的。所以,我大都是作为“马”背上的杀手上阵的。那也是有技巧的,并不是在背上瞎折腾。你得意时伸臂搏击,时而蜷缩待机,抓对方身体的什么部位才能把他拉下“马”来,什么时机抓,什么时候推,都是有讲究的。而当马的孩子不仅要高胖,还要结实才实用。有的胖孩子,耐力不行,灵活不够,打不了两三个回合就败下阵来。坐骑是要撞击对方的,还要腾挪灵活,找对手的弱点部位下手,或迂回包抄或正面迎敌,须进退得当。好的坐骑,都不劳驾背上的骑兵动手,一下子就能把对方顶个人仰马翻。所以那楚霸王“赐云乌骓”和吕布的“赤兔”,并非浪得虚名矣。

骁勇善战的可以一对一厮杀,你抓我一下,我拽你一下;你撞我一个趔趄,我碰你一个仰八叉儿。战斗激烈时,帽子飞了,衣服撕破了,手臂上也抓起了血痕,一个个汗水淋漓,衣着不整,灰头土脸,却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。最后,挂伤带彩的只是琢磨着怎么回家和家撒撒的问题了。

现在,你若在城里,是绝对看不到孩子们玩这种“危险”游戏的,这些孩子,都太“文质彬彬”了……